

## 评点校本新版《新元史》

郑立勇, 雷炳炎<sup>1</sup>

(暨南大学 文学院, 广东 广州 510632)

《新元史》凡二百五十七卷,是研究元代历史的一部重要文献。作者柯劭忞(1848—1933),清光绪进士,曾任清史馆总纂,一生治学广博,尤精元史。历史学家张尔田称他“于天文、历算、舆地、声韵、训故,靡不综贯”<sup>[1]</sup>。

自1935年上海开明书店据1930年庚午重订本缩印出版之后,《新元史》几乎再无新的较好版本。后世史学工作者在研究中也极少引用《新元史》,甚至连专门研究《新元史》的成果也不多,这与其“正史”的身份殊不相符。但是在去年,点校本新版《新元史》的出版问世,填补了《新元史》没有点校本的空白,是学科建设上的一大盛事。此次出版的整理本《新元史》,是该书的首个点校本。由张京华、黄曙辉总校,李伟国覆校,张京华、周建刚等分校,历时5年完成校勘记共4万余字800余条。全书共计5000余页,310万字,精装10册,由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8年3月出版。

此次点校整理《新元史》,整理者们付出了巨大心力,它以庚午重订本为底本,“退耕堂”初刻本为校本,参校《元史》、《续文献通考》、元人碑传、文集、方志等资料,采择繁富,保证了此次点校能尽可能做到精审和准确。此外,柯氏另撰写的《新元史考证》五十八卷,对撰写《新元史》过程中所遇“事有异同”者略加考证,说明去取之由,也起到了交代《新元史》主要取材的作用。整理者亦加以标点整理,附录于书后。另外,整理者还摄制了《新元史》不同版本的书影若干帧,冠于书前,以资研究者更能直观地感受和参考。

《新元史》的此次校勘整理工作,主要是以《新元史》和《元史》对校、《新元史》不同版本之间的对校、《新元史》与其他史料的对校等几方面来进行,整理出来4万余字的校勘记,成果显著,殊为不易,校勘成果兹举数例说明:

首先,《新元史》为匡正《元史》而作,但沿用《元史》的内容亦不少,凡沿用《元史》之处,偶有删节不当,刻工或偶生讹误,以致《新元史》新生讹误。例如,《本纪十二》云:“乙酉,梁洞、吴汤暖等二十洞蛮来降。”退耕堂刊本、开明书店本均同。按《元史·世祖本纪十三》作:“梁洞梁宫朝、吴曲洞吴汤暖等二十洞蛮来降。”《新元史》删节“梁宫朝”“吴曲洞”六字,刻意减省,转失详实。《五行志下》:“四年八月,汉阳地震。”退耕堂刊本、开明书店本均同。然考《元史·五行二》云:“四年八月,莒州蒙阴县地震。十二月,东平路东阿、阳谷、平阴三县及汉阳地震。”

其次,亦有《元史》及《新元史》退耕堂刊本、开明书店本均误而未改者。如《本纪二十二》云:“诏书河南、怀庆、卫辉、普宁四路曾经赈济人户。”退耕堂刊本、开明书店本均同,《元史·文宗本纪三》亦同。按元代无“普宁路”,因此,据《元史·地理志一》改“普宁”为“晋宁”。《地理志四》:“蒙氏立十睑,赵州睑其一也。”“赵州睑”,退耕堂刊本、开明书店本及《元史》均误。按《新唐书·南诏传》:“有十睑,夷语睑若州。”十睑中有遼川睑、赵川睑诸名。又《寰宇通志》卷一一一:“阁罗凤改赵州”,“元立赵睑千户所,至元间仍为赵州。”赵州之下则不可再缀“睑”字,此处“赵州睑”当为“赵川睑”之误,今改。

再次,退耕堂刊本与庚午重订本有所不同,各有不足,但可以互补。如退耕堂本《隐逸传·张枢》与《儒林传·张枢》传主重出,庚午重订本删之。又如《地理志六》“密秀丹张”,退耕堂本无注,庚午重订本有注云:“丹张即前单张,各郎酉即前葛浪洞,草堂即前草塘,恭溪、焦溪、林种俱见前。疑诸地前属播州,后属平伐,遂重复如此。”庚午重订本固然有较退耕堂刊本优异之处,然而又有不及退耕堂刊本之处,李伟国先生认为原因应出于印制前的剪贴、描

[收稿日期] 2019-09-30

[作者简介] 郑立勇(1992-),男,河南信阳人,暨南大学文学院历史系博士研究生。

<sup>1</sup> 湖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,博士生导师。

修等技术环节。例如,退耕堂刊本卷二三八列传第一三四《文苑下》:“顾德辉集唱和诗十卷,为《草堂雅集》。”庚午重订本作“顾德辉集唱和詩十三”,按当作“顾德辉集唱和詩十三卷”,初刻本误作“十卷”,重订本补“三”字,占“卷”字位,遂脱“卷”字。

最后,又多有《新元史》退耕堂刊本、开明书店本均误者,点校者加以校出。例如,《月鲁不花传》:“至元十三年,丞相脱脱南征,以月鲁不花督餽饷。”退耕堂刊本、开明书店本均同。按本书《惠宗本纪三》,“右丞相脱脱请讨徐州贼”在至正十二年,且顺帝并未有至元十三年,因此,“至元十三年”乃“至正十三年”之误。《乐志一》:“此北京崇宁中所铸者,惟不知何以有二也。”退耕堂刊本、开明书店本均同。“北京”当作“北宋”,据《续文献通考》卷一〇九《乐考》改。

当然,由于《新元史》卷帙浩繁,此次整理校勘难免会出现讹误或漏校,仍有一些讹误没有勘出。在点校本《新元史》出版前言中,整理者将《新元史本证》的作者误以为是柯氏门人陈汉章(《出版前

言》第29页),谬矣,实乃陈叔陶,时为浙江大学土木系的一名学生,《新元史本证》是1937年发表在《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》第七本第三分上面的一篇文章。在《兵志二》的校勘记“六”中,点校者校出“并各万户府摘军五千名”后脱“设万户府随省镇遏,枢密院议,自至元十九年”三句,《元史·兵二》亦脱。考之《元史》(中华书局点校本,第2550页),并无此三句脱文,不知校勘者所据为哪一版本《元史》,亦有可能是整理时之疏忽。但不可否认的是,点校本新版《新元史》的整理者们历时5年之功为我们呈现出《新元史》最新整理研究成果,并且出版,对于此书得到更充分的利用,从而推动元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有重要意义,也是嘉惠学林的功德事业。

#### [参考文献]

- [1] 卞孝萱,唐文权. 民国人物碑传集[M]. 南京:凤凰出版社,1995: 479-480.